

我不相信命运，也抛得开仇恨，
终其一生，我想要的不过只是一个你。

①

盛世江山之

SHENGSHI
JIANGSHAN

浴火
成凰

盛世江山之

浴火成凰

真爱未凉 著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 / 真爱未凉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52-4008-2

I. ①盛… II. ①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6220号

书 名 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

著 者 真爱未凉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孙红彦

封面设计 小 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8

字 数 685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08-2

定 价 79.80元 (全三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盛世江山 浴火成凰

目录

[上]

第一章	侯府姐妹	/1
第二章	故人再遇	/27
第三章	祸水东引	/51
第四章	殿上风云	/69
第五章	及笄之礼	/93
第六章	四国盛会	/119
第七章	声名尽毁	/145
第八章	猎场遇险	/169
第九章	质问真相	/193
第十章	女人心计	/220



浴火成凰

盛世江山 ②

目录

[中]

第十一章	因祸得福	/251
第十二章	愿赌服输	/277
第十三章	真相代价	/303
第十四章	非她不娶	/329
第十五章	一夜王妃	/355
第十六章	因妒生恨	/381
第十七章	结盟对敌	/405
第十八章	将计就计	/430
第十九章	逃婚公主	/455
第二十章	复仇之网	/478



浴火成凰

盛世江山②

目录 [下]

第二十一章	半路抢婚	/505
第二十二章	走投无路	/530
第二十三章	他的秘密	/555
第二十四章	北燕来人	/573
第二十五章	大仇得报	/597
第二十六章	暗中操盘	/624
第二十七章	寿宴逼婚	/653
第二十八章	黯然情伤	/684
第二十九章	新婚发现	/708
第三十章	安宁之怒	/731





第一章 侯府姐妹

入夜，璃王府热闹非凡。

今夜是璃王迎娶安平侯府大小姐的日子，京城王公贵族竞相道贺，恭贺这个太子之位最得力的竞争者璃王喜得佳人。

大厅之中，新郎一袭大红喜袍，今天的他更加丰神俊朗，意气风发。他在众人的祝福中和曾经的京城第一美人拜了天地。

喧闹声中，一名丫鬟匆匆进了大厅，在璃王耳边说了句什么。璃王脸色一变，不耐地将那丫鬟支开，随即又恢复了满脸笑意，朝着众人举杯：“本王何其有幸能遇到此生最爱的女子，能娶茹嫣为妻，实乃三生有幸，本王日后定好好待她！”

璃王一番表白，顿时让方才变脸的插曲烟消云散，热闹依旧继续……

没有人想到，在这样的热闹喜庆掩盖之下，璃王府中的某处却是另外一番光景。

“凤儿，王爷呢？”躺在床上的安宁艰难地侧身，声音隐忍着痛苦，脸色惨白地看向刚进门的丫鬟身后，除了无尽的黑夜以及大厅那边传来的喜庆欢闹声，只有一室的凄凉，听着欢闹声一阵高过一阵，似一把刀子狠狠地剐着她的心。

没来，王爷他……没来啊！

“啊……”阵痛又一次传来，安宁双手扶着高高隆起的肚子，心中却依然不相信她的丈夫会如此无情，“凤儿，你……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没有告诉王爷，孩子……快生了？”

可这一次，她又失望了。凤儿的表情已经告诉了她答案。他知道自己要生了，却依旧无动于衷。这是他的孩子啊！在他的眼里，她和孩子加起来，都比不上那个新娶的女人吗？

凤儿紧皱的眉无法舒展开来，她若告诉王妃，王爷方才在大厅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承诺，王妃又该会怎样伤心？

“王妃，先把小王爷生下来再说吧，终究是王爷的骨肉，王爷再怎么无情，也会念在小

王爷的分儿上善待王妃。”凤儿哽咽道，却隐忍着不让眼中的泪流出来，她的王妃命为何这么苦？

安宁苦笑，善待她？他对她的善待就是在她生产之时，忙着和她的姐姐拜堂成亲？！

这还是以前那个承诺一辈子对她不离不弃的男人吗？

五年夫妻，她全心全意地对他，陪着他一起周旋在那些争夺太子之位的王爷之间，阴谋诡计，行刺暗杀，只要有危险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挡在他的前面，只为保他安稳。

为了他，她甚至失去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她为他可以牺牲一切乃至生命，可他呢？

忆起往事，历历在目……

他曾说，他若是负她，他这辈子都会受良心的谴责。

他曾信誓旦旦，只要他登上皇位，便会亲自将皇后之位和天下送到她的手上。

他说他爱她，终生只娶她安宁一人，他登基之后，更要为她废除后宫，让她一世独宠。

他说这些话时，那样真诚，看不出一点虚情假意，她对他深信不疑，更加卖力地为他谋划奔走，可是在他快要接近成功之时，在他遇到她姐姐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他依然说着爱她，但转身却搂着她的姐姐逍遥快活。

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对她的讽刺，什么不离不弃，什么一世独宠，都不过是一场华丽的谎言。

而她的姐姐，安平侯府的大小姐，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希望她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的姐姐，却硬生生地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。

五年前，安平侯府两位小姐分别嫁给威远大将军和璃王，姐妹二人同时出嫁一时成为一段佳话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在三年前大将军战死沙场之后，姐姐这个未亡人竟然在暗地里和她的丈夫暗通款曲。

“哈哈……”安宁笑自己太傻，看着这破败的房间，更觉讽刺，几个月前，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那个和她夫妻五年的男人将她关进了这个院中。

“凤儿，帮我！”疼痛袭来，安宁一手紧紧地抓着床单，一手扶着肚子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已经对那个男人彻底绝望。

在这个时候，她只能靠自己，无论如何，她都要平安生下孩子，不是因为他是璃王的子嗣，只是因为他是她安宁的孩子。

凤儿反应过来，立即上前帮忙。

“啊……”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来，此刻的安宁已经浑身湿透。

“哟，妹妹，原来生孩子这么痛苦啊！你……还好吧？”门口，华服女子在随身侍女颖秋的搀扶下，扭着腰身，风姿绰约地走了进来。看着床上狼狈的安宁，她的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眼神更是得意。

安宁一听声音，便知道来者是谁，这个声音，化成灰她也认得。

她来干什么？现在她不是应该和王爷在一起洞房花烛、夫妻恩爱吗？她的姐姐！

安茹嫣走到床沿，察觉到安宁眼中的恨，更加肆无忌惮地炫耀着她的胜利：“妹妹，看樣子你的狀況并不好啊！方才我和王爷拜堂之时，还想着妹妹能够到场，给我们祝福呢，终究还是没有等到。可妹妹生孩子才是最要紧的事，姐姐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不过，妹妹汀兰苑的床果然比安平侯府的大，甚至比将军府的还要舒服呢！我一下子就爱上了，妹妹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”

安宁脑袋轰的一声，她……他们竟然……汀兰苑是王爷在他们新婚后不久专门依着她的喜好重新修建的，那里有太多属于她的回忆，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对狗男女竟然在属于她的地方过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！

一口气血涌上来，一股腥甜在口中弥漫。他们怎么可以无情无耻到如此地步？

“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汀兰苑吧？”安宁对上安茹嫣得意的双眼，那双眼中包含了太多的欲望，怪只怪她太晚看清了。

安茹嫣不置可否，目光幽幽地转向安宁高高隆起的肚子，缓缓地伸出手。

安宁猛地警惕起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妹妹，听说生孩子是很危险的，前不久宫里的一个嫔妃眼看着快临产了，可谁能料到，孩子竟然没生下来，那嫔妃也跟着没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这要是生下来，随随便便能一门富贵，看来那嫔妃是没那个好命啊！不知道妹妹你的孩子……”安茹嫣触碰着安宁的肚子，嘴角上扬，丝毫没有掩饰她眼中的恶毒。

察觉到她的意图，森森寒意窜进安宁的四肢百骸，安宁下意识地想要避开：“你休想打他的主意，他是王爷的子嗣！”

“瞧把你吓得！我是你姐姐，你的孩子也算是我的侄子，我又怎么会害他？”安茹嫣移开手，看着安宁的肚子，这孩子是她的侄子不错，可终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。

“颖秋，还不快帮我们的王妃接生，小王爷应该是迫不及待地想出来呢！”

说着，安茹嫣微笑着看向安宁：“你放心，颖秋懂得如何接生，保证不会让你有什么痛苦！”

颖秋领命，凤儿意识到不对劲，正要上前，却感觉到脑袋被重重地一击，顷刻便倒在了地上……

“啊……”阵痛再一次袭来，安宁看着倒地不起的凤儿，看着安茹嫣，苦苦哀求，“求你别伤害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……王妃之位，王爷……所有的一切我都给你……我只要孩子……求你……别伤害他……”

安宁已经顾不得许多，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保护孩子，她不能让她的孩子受

到丝毫的伤害！

可安茹嫣却对她的哀求视而不见，原本笑着的脸顿时变得狰狞，双手狠狠地掐住安宁的脖子：“你死了，所有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八年前将你推入湖中，没有淹死你，今天看你还怎么逃得掉？幸亏你醒了之后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为你编织了八年的谎言，现在让你知道了也无妨，你死了，正好去和你那短命的亲娘做伴。”

这句话好似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安宁的记忆，脑海中不断有许多画面闪现，熊熊燃烧的大火……垂死挣扎的娘亲……还有那个等她的少年……

所有的一切她都想起来了，原来……原来她口口声声叫着的娘亲不是她的亲娘，而是她的杀母仇人！

是她！是她烧死了她的亲娘，而她只能看着娘亲挣扎，只能将仇恨埋藏在心底，她曾发誓要亲自为娘亲报仇，可是……

一切都走偏了，安茹嫣那次没淹死她，却带走了她的记忆，她忘记了仇恨，忘记了发过的誓。

所有的真相一一涌现，一口鲜血猛地涌上喉咙……此刻，恨在心中交织汹涌，老天到底给她开了一个怎样的玩笑？

她恨！她恨不得杀了那些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！

“我安宁……做鬼……也不会放过你们！”安宁坚定地宣誓，只是她的话在安茹嫣的眼里，却只是一个笑话。

“我安茹嫣可不怕什么鬼，妹妹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只要是你的东西，我都会抢过来，可将军即便是娶了我，也依然对你念念不忘，临死之时都叫着你的名字。我恨你，所以，我勾引璃王，我要让你的一切都变成我的。这下好了，你死了，就没人再和我抢了！”安茹嫣疯狂地大笑，笑得狰狞。

安宁的记忆定格在那个少年身上，身下好似有什么东西如决堤了一般，不断地往外流，她感受到肚子里的那个生命在渐渐地消失。

听着安茹嫣的笑在耳边回荡，所有的恨凝聚在一起，在安宁的心里翻滚沸腾，负心的丈夫，虚伪的后母，狠毒的姐姐……

她发誓，若有来世，她定要让这些负她害她之人血债血偿！

深夜，烛光微颤。

昏暗的房间里，女子专注于手中的针线，精致的缎面上，栩栩如生的牡丹花已见雏形，坐久了的她，背脊有些僵直，女子微微皱眉，捶了捶肩，舒展了一下身体，看了看时辰，又继续埋头忙了起来，这幅“牡丹争艳”她必须快些完成，不然明天在牡丹宴上，姐姐就不能

将它献给皇后娘娘了。

牡丹宴在东秦国的上流社会极受推崇，皇后娘娘亲自设宴，邀请已经成年的贵女一同庆贺，安平侯府的五个小姐中，只有大小姐已经及笄，有资格参加这次宴会，但……女子想到姐姐对自己说的话，绣得更加专心细致。

她离及笄还有半年时间，多亏姐姐在皇后娘娘面前说了好话，费了好大的心思才替她讨了一张邀请帖，她才能有机会参加生平第一次的牡丹宴，姐姐对她这么好，她更加要为姐姐绣好这一幅“牡丹争艳”。

女子甜甜地笑着，那笑容竟比锦缎上绽放的牡丹还要灿烂明媚。

猛地，指尖一阵刺痛，钻心蚀骨，女子看着指尖渗出的血染红了雪白的锦缎，在牡丹花旁洇开一团，格外妖异。

女子一怔，眼中的神色骤变，吃惊……不可思议……痛苦……最后被恨意填满。

若有来世，她定要让这些负她害她之人血债血偿……

安宁脑海中的誓言出奇地响亮，可她眼前看到的不再是狼如蛇蝎的安茹嫣，身体也感受不到疼痛，除了……安宁低头看着手指，手中沾了血的牡丹分外妖娆，这……是怎么回事？

安宁下意识地打量起四周，这一看让她更加吃惊，这里她再熟悉不过了，熟悉的摆设、熟悉的感觉、熟悉的幽香，这分明就是她未出嫁前在安平侯府的闺房。

所有的一切都一模一样，就连窗前摆放着的也是她最爱的兰花。

她不是死了吗？可是……触碰着真实存在的身体，还有清晰的意识，她确定……她还活着，这是活生生的她，只是，这身子……安宁冲到梳妆台前，看着镜中的女子，不是已婚妇人的打扮，而是未及笄的姑娘，精致的脸庞稍显稚嫩，但却有着少女的活力。

这分明就是多年之前的她！

安宁努力地消化着这一切，她死了……又活了？！

砰砰砰……

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安宁的思绪，安宁看着那门扉，眼神变得锐利：“谁？”

“小姐，是奴婢，碧珠，大小姐房里的琴芳来了，说是大小姐差她来看看小姐绣的东西绣得怎么样了？”

碧珠？安宁渐渐忆起这熟悉的声音，似乎要更加确定什么一般，她大步上前，将门打开，开门果然看见那一张熟悉的脸在自己面前，心中难掩激动。

“小姐……你怎么了？”碧珠担心地看着她，小姐怎么这么看着自己？随即她发现她手指上的血迹，“小姐，你的手……”

安宁回过神来，巧妙地把手放在背后，淡淡地笑笑：“没什么，进来吧！”

她坠湖失忆之后，刘氏几乎将整个安平侯府的下人都换了个干净，而碧珠就是刘氏专门安排在她身边的丫鬟。不过，这个碧珠却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子，跟她在一起久了，便也将她当成真正的主子，尽心尽力地照顾，可是……那刘氏却在她出嫁之前，将碧珠卖给了一个五旬老人做填房，一年之后，被活活折磨而死。

“二小姐，大小姐吩咐奴婢来看看，那幅‘牡丹争艳’绣得怎么样了？”身后的琴芳开口，口中虽然自称着奴婢，但态度却是倨傲的。

安宁看在眼里，琴芳和颖秋都是安茹嫣的丫鬟，自从刘氏当上正室夫人之后，这二人也心安理得地狐假虎威起来。前世，许是心境不同，她倒是没在意这些丫鬟的无礼，但此刻，安宁敛下眉眼，她越发地肯定了一个事实，那便是她真的活着……以未出嫁前的身体活着！

“牡丹争艳？”安宁搜寻着记忆，这幅“牡丹争艳”是安茹嫣在牡丹宴上夺得“第一才女”的关键，可谁能想到这个“第一才女”竟是她替安茹嫣作弊得来的。

安宁快速地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时间，大历三十二年。

她回到了六年前，这时距离娘亲死，已经过了两年多。

“二小姐，绣品呢？快让我看看，回去好回禀大小姐。”琴芳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，“若不是大小姐手指受了伤，也不必劳烦二小姐动手了。”

安宁回过神来，手指受伤？安宁心里浮出一丝讽刺。

“你回去告诉大小姐，就说明日我一定会完成，不会耽搁牡丹宴，让她放心。”安宁平静地开口，声音透着一股子冷然。

琴芳有些不依，大小姐交代她亲自查看，最好是监督着二小姐，明天的牡丹宴可丝毫马虎不得。

瞧见不远处榻上的绣品，琴芳径自走上前去，丝毫没有将安宁这个小姐放在眼里。

“放肆！”安宁冷声喝道。琴芳身体一颤，立即止住了脚步，不知为何，她竟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丝凉意。

安宁踱步到琴芳的面前，细细地打量，不说话，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从身上散发出来，便是以往嚣张的琴芳此刻也有些被震慑到，安宁那眼神，似在割她的肉一般。

“怎么？琴芳莫不是不放心安宁的绣功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去跟姐姐说，这剩下的就交由琴芳姐姐完成了。”安宁拿着未完成的“牡丹争艳”，作势就要往外走。

琴芳哪里敢担下这样的担子？二小姐的绣功她是知道的，外面盛传大小姐生得一双巧手，是织女下凡，绣出来的东西可是比宫里的专业绣娘还要好，实则不然，所有出自大小姐之手的绣品，都是由二小姐完成，明天的牡丹宴非同一般，大小姐可指望着她呢！

“二小姐，你误会奴婢了，奴婢说着玩的，不看也罢。二小姐你先忙，奴婢这就回去回禀大小姐。”琴芳嘴里讨好着，心里却是不屑，不过是被大小姐利用的棋子，还真以为自己

有什么了不起吗？

琴芳撇着嘴出了房门。一旁的碧珠却急了：“小姐，你这是何苦？琴芳的脾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若是在大小姐面前编派个什么是非，那小姐……”

安宁却只是看着手中染了血的“牡丹争艳”，一双眸子越发幽深……

绮水苑，安茹嫣重重地放下茶杯，微怒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小姐，你没亲眼看见二小姐那嚣张的样子，完全没将你放在眼里，还说……”刚从听雨轩回来的琴芳目光闪动，欲言又止。

“还说什么？”安茹嫣淡淡地瞥了琴芳一眼，催促道。

“她还说，若是小姐等得不耐烦了，她就将未完成的‘牡丹争艳’送回来，让小姐自己绣……还说以小姐的水平，怕是绣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东西。”琴芳在小姐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小姐的性子，她是有几分了解的，她就不信，她这么一说，小姐会不动怒！

果然，啪的一声，安茹嫣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，一张脸变得狰狞：“好一个安宁！”

“小姐息怒，奴婢当时跟她说了，要不是小姐的手受了伤，才不会让她去绣‘牡丹争艳’。”琴芳继续添油加醋。

安茹嫣看着自己的手，更是恼羞，这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罢了！

努力压下心中的怒气，安茹嫣端起茶杯，如今“牡丹争艳”还没完成，她不能在这个时候对安宁怎么样，她明天能不能在牡丹宴上大放异彩就全靠安宁手中的“牡丹争艳”了。

可她心里终究咽不下这一口气，即便是喝下了几口茶水，也浇不灭心中的怒火。

“若是小姐也有二小姐那样精巧的绣技……哎呀……奴婢知错，小姐请饶恕奴婢失言……”琴芳猛地跪在地上，忙不迭地磕头，眼底却闪过一丝光芒。她这是在加最后一把火，小姐平日里就十分高傲，容不得别人超过她，二小姐的才华无疑是犯了她的大忌。

“哼！”安茹嫣冷哼一声，目光诡异地看着自己包扎着的手，“精巧的绣技？有精巧的绣技又怎样？若是没了一双手……”

小姐的意思……跪在地上的琴芳看在眼里，心中了然，看来小姐心里已经有主意了。

正得意自己成功地挑起了小姐对二小姐的敌意，却听到头顶飘来安茹嫣幽幽的声音……

“别以为你的心思我不知道，琴芳，在安平侯府这么多年，你还不明白一个丫鬟的本分吗？教唆主子的罪你可承受得起？”安茹嫣的声音骤然变冷，不过是一个丫鬟，也想在她面前动小心思，未免太低估她安茹嫣了。

“小姐……奴婢该死，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！”琴芳大惊失色，她一心想着收拾二小姐，怎么就忘了大小姐并不是一个好玩弄的人？

若是小姐惩罚她……想到府中的规矩，琴芳更是惊恐，这下她肠子都悔青了。

“本小姐可不能轻饶了你！”安茹嫣目光微转，她既然有心想要教训安宁，如今倒多了一个现成的帮手，安茹嫣敛眉，一个计策在脑中形成，“不过这次，就让你戴罪立功吧！”

“是，奴婢一定按小姐说的做，一定不会让小姐失望。”琴芳松了一口气，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

翌日一早，安宁很早便起来了，平静地坐在房间里，似乎在等待谁的到来。

经过一晚的消化，她已经完全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。

昨日种种，她已经当成前世的经历，但心中深埋的仇恨却丝毫没有减少。

娘亲被刘氏害死，她的仇恨因为失忆埋葬，这一世，她要將前世走偏的路纠正回来！

那些负她害她的，她终究要让他们尝到痛苦的滋味！

远远听见脚步声朝着这边而来，安宁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来了，终于来了呵！

果然，不多久，一抹淡紫色的身影便出现在安宁的视线之中，已经及笄的安茹嫣体态婀娜，在东秦国的贵女中，安茹嫣无疑是生得貌美的，加上她刻意维持着的大家闺秀形象，更是惹人怜惜，也难怪皇后娘娘会对她喜爱有加。

“妹妹，昨晚可辛苦你了，其实我也不想让你劳累的，可怎的偏偏手不争气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受了伤，皇后娘娘喜欢牡丹花，又偏遇到这么一个牡丹宴，姐姐我若是不拿出贺礼讨皇后娘娘喜欢，那我们安平侯府可要落后于其他世家了。”安茹嫣亲昵地拉着安宁的手，刻意将她受伤的手展示在安宁的面前，“我的好妹妹，你不会怪姐姐的吧？”

安宁但笑不语，临死前安茹嫣的狰狞和此刻的温柔笑意，在她脑中交替出现，更让她觉得讽刺。

一个人，竟可以伪善到如此地步！

若不是前世看清了她的真面目，她此刻怕是真的会被她的这副外表给迷惑了去。

“姐姐都是为了安平侯府着想，妹妹辛苦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”安宁柔声道。安茹嫣不是会演戏吗？她和刘氏着手主导了一出谎言，足足骗了她八年，她倒是要看看，她们到底谁的演技好！

“真是我的好妹妹，那‘牡丹争艳’呢？可绣好了？”安茹嫣眼露急切。

安宁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，吩咐碧珠将绣好的“牡丹争艳”拿出来，安茹嫣迫不及待地將绣图打开，当那一幅“牡丹争艳”呈现在她面前的时候，眼前倏然一亮，禁不住发出惊叹之声，她知道安宁的绣技出色，可眼前这幅成品却是连她也没有料到！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安茹嫣啧啧称赞，有了这一幅“牡丹争艳”，今天的牡丹宴，看谁还能够胜过她！

当下安茹嫣喜不自胜：“若是得了皇后娘娘赏赐，姐姐一定会给妹妹送上一份大礼！”

安宁自始至终都淡淡地笑着，隐约带着一丝嘲讽，得了赏赐？她以为她还会像前世那样在牡丹宴上技惊四座，得到皇后娘娘的封赏吗？安茹嫣未免想得太天真了！

见安宁没说话，安茹嫣不由淡淡地瞥了她一眼：“怎么？妹妹不高兴？还是舍不得？我忘了，妹妹今天也是要参加牡丹宴的，若是由妹妹亲自将这幅绣品献给皇后娘娘，妹妹不但可以在皇后娘娘面前得了赏赐，也可以在众家小姐和公子面前一展才华。你若舍不得，也实属正常，只是……妹妹尚未及笄……若如此招摇，怕是要引来诸多闲话。”

安茹嫣敛下眉眼，却是不着痕迹地留意着安宁的神色，心中料定以安宁的性子，不会和她争！

果然，安宁泰然自若地迎上前去，毫不在意地开口：“我怎么会舍不得？这本来就是为姐姐准备的，姐姐能够高兴，宁儿就自然高兴了，有姐姐能够为安平侯府争光就已经足够了。”

这幅画，她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，费尽心思，特别为安茹嫣准备的大礼，当然不会舍不得，相反，她还等着看好戏呢！

安茹嫣一听，心里自然满意，哪里看得出这绣品里的端倪？

安茹嫣吩咐跟着一起来的颖秋将“牡丹争艳”收好，亲昵地拉着安宁的手：“妹妹，姐姐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！”

“宁儿不要姐姐的感谢，姐姐对宁儿这么好，还向皇后娘娘替宁儿多讨了一份邀请帖，宁儿能够参加牡丹宴，心里高兴还来不及。”安宁无邪地笑着，心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，前世，她便是在牡丹宴上遇到了璃王。

想到那个负她之人，安宁的心骤然变得冰冷。

“那就好！我先回去准备准备，你也好好梳妆打扮一下，第一次出席皇室宴会，可别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失了礼仪。不如这样，我让琴芳在你身边伺候，她是一个麻利的丫头，跟着我也算是见过不少世面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问她就好。”安茹嫣温婉地交代，不着痕迹地给琴芳使了个眼色，“琴芳，我可是将我妹妹交给你了，你可记清楚了，一定要让二小姐平平安安的，可别得罪了什么公主之类的，否则就是我向皇后娘娘说情，也不一定起得了作用。”

“小姐请放心，奴婢一定不会让小姐失望。”琴芳福了福身。

安茹嫣满意地点头，高深地瞥了一眼安宁。想参加牡丹宴，那她就让这一次牡丹宴成为她的噩梦。

只是猛然想到上次从皇后娘娘口中听到的消息，安茹嫣顿住脚步，转身再次看向安宁，那眼神极其诡异。

安宁不动声色，乖巧地上前几步：“姐姐还有事情要吩咐宁儿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，只是……”安茹嫣欲言又止，一双眸子紧锁着安宁的小脸，试探地开口，“听说将军快回来了。”

将军？脑中浮现出那个少年的身影，无数情绪在心中翻转，但安宁却是知道，自己此刻在安茹嫣面前是失忆的安宁，她要做的便是隐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她脸上绽放出一抹笑容：“那太好了，姐姐又可以见到将军了，想必将军也一定想着快些回来见到姐姐。”

这句话无疑取悦了安茹嫣，她呵呵地笑道：“你这嘴还真甜，可不是吗？我们……哎呀，你还小，有些事情可不是你能懂的。”

当真是一个傻子，可她偏偏喜欢看她这副傻样，被她耍得团团转，被她卖了还要感激她，替她数银子。

心中带着几分得意，安茹嫣走出了听雨轩，此时的她当然不知道，眼前被她当成傻子的女子，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安宁！

安宁看着安茹嫣的背影，淡淡地敛下眉眼，忆起前世，这个时候，他确实是快回来了。

这一次，在和南诏国的对敌中，他大获全胜，凯旋。

安宁收回思绪，想到即将到来的牡丹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那疼痛似乎又钻心蚀骨地袭来。前世，正是在牡丹宴上，她的手被毁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处在痛苦之中，即便是后来好了些，她的手都动不得针线、琴弦之类的东西，当时她只当是一场意外，可仔细想想，这一切却是有人在操控。抬眼对上琴芳的视线，安宁的心中浮出一丝冷意，安茹嫣，她怎的如此狠心？

可这一次，她断然不会像前一世那样，任凭安茹嫣算计。

想到安茹嫣带走的那一幅“牡丹争艳”，安宁的嘴角微扬：“琴芳，今天要劳烦你了！我们快些准备吧，免得让姐姐久等！”

东秦国素来民风开放，女子的地位虽比不上北方的北燕国和西陵国，但比起南诏已经算是高出了许多，在妆容打扮上，优雅大气。这两年，上流社会的贵女中，更是流行一种梅花妆，这种妆容，温婉中平添几分妩媚，故只有及笄的女子才能画。

安宁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活脱脱和方才似换了一个人，有了几分小女儿的风姿，更加让人眼前一亮，尤其是双眉之间那一朵娇艳如血的梅花，她不得不承认琴芳化妆的技术十分精湛，不过……想到了什么，安宁敛下眉眼，不动声色。

“好了，二小姐可真漂亮，比大小姐都美上几分呢！我们安平侯府眼下可是有两位出落得天姿国色的小姐了，看其他世家如何比得过咱们。”琴芳将最后一支发簪插在安宁的发间，看着镜中的安宁，竟是打心里赞叹她的美丽。

安宁却面露为难：“这……梅花……怕是不好吧！我看还是擦了吧！”说着，便作势动手去擦。

琴芳眼疾手快地挡住，眸子转了转：“二小姐，很漂亮呢！擦了可惜了，今天是二小姐第一次参加牡丹宴，小姐方才也吩咐了，让二小姐别失了礼仪，若是不好好打扮，到时候被其他世家小姐给比下去，那对我们安平侯府……”琴芳留意着安宁的神色，见她眉峰舒展，似要被说服，顿了顿，继续开口，“二小姐自己斟酌吧！你一个人事小，连累了整个安平侯府那就……”

“那听你的，不擦便不擦吧！”安宁乖巧地妥协，心底却是平静无波。

琴芳立即满脸笑意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锦囊，小心翼翼地挂在安宁的腰间。

“这是什么？里面定是装着十分贵重的东西吧！”安宁一脸好奇，将锦囊拿在手中，若有似无地看了琴芳一眼，便动手想将里面的东西掏出来看看，可还没来得及打开锦囊，便如她所料地被琴芳阻止。

“这可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不过是普通的小玩意罢了。”琴芳急急地道，似要掩饰什么，“二小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可得快些，早些进宫，顺便在宫里多转转，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呢！”

安宁将琴芳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忆起前世的事情，她嘴角微扬，并没有再多说什么。

琴芳松了一口气，想到小姐的吩咐，为了今天的计划，小姐可是连宫里的那位都惊动了。看着安宁的背影，琴芳无声轻笑，二小姐啊二小姐，这下怕是难逃大劫了！

二人出了听雨轩，绕过几道回廊，便到了大厅。大厅里，安茹嫣早已经准备好，在那里等候，脸上隐隐带着几分不耐烦，但想到今天是安宁的噩梦日，她便捺下性子，继续等，只是，当她看到安宁出现在大厅门口的时候，手中原本要送入口中的茶却僵在那里。定定地看着门口的安宁，她握着茶杯的手渐渐收紧。

“姐姐，宁儿让姐姐久等了，姐姐莫怪。”安宁福了福身，感受到安茹嫣射在她身上的视线，竟觉得有丝丝凉意窜过。前世亦是这样，只是她没去在意，但此刻，她却是明白她眼神中的含义。

安茹嫣回过神来，温婉地上前拉着安宁的手：“都是姐妹，不过是等了一会儿，有什么好怪罪的？妹妹今天可真漂亮！”

虽是夸赞，语气里却多了一丝言不由衷，安宁感受到了，当然也没有逃过大厅里另外一个人的双眼！

“大小姐和二小姐还真是姐妹情深，不过，二小姐的美丽怕是要超过大小姐了呢！二小